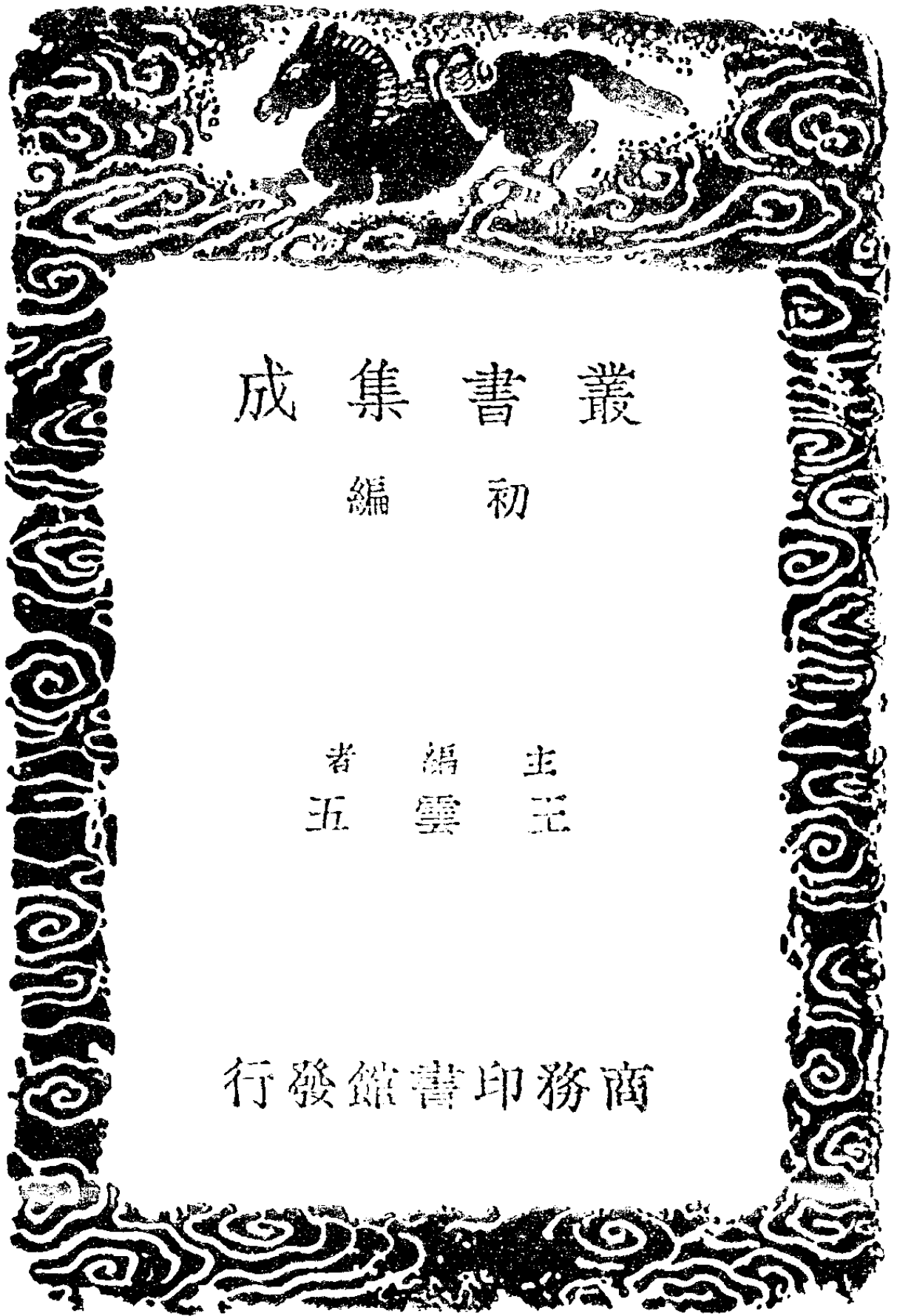


詩書古訓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詩書古訓

(一)



3 0648 9558 8

阮元錄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鄂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五年六月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韞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男福祐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上

詩

儀徵阮元錄



尚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記詩言其志也。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呂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嬖傳。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曰。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呂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曰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罄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是刈是穫。

爾雅釋訓。是刈是穫。穫。煮之也。

服之無斃。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真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

墨子尙賢上。文王舉閔天。秦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

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列女阿谷處女傳。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卷九。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

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註。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

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芣爲節。采芣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昭元年傳。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

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

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效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標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虺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

無使虺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豨。于嗟乎騶虞。

新書禮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壹發五豨。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豨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呂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呂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呂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呂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維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皜皜。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旣已尊之。言旣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九。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衛宗二順傳。

傳妾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問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衛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諸。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

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目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註：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饜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註：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爲之厚。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註：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

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練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衛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諛浪笑敖。

爾雅釋詁。諛浪笑敖。戲謔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卷一。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卷一。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註。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國語魯語下。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註。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貝舟除隧。不共有法。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

韓詩外傳卷一。仕之善者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采葍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葍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春秋繁露竹林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九母曰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列女晉趙衰妻傳姬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於安新忘舊乎息君夫人傳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楚昭越姬傳越姬曰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燕爾新昏不我屑以。

列女晉趙衰妻傳又曰讎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

白虎通嫁娶。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列女王陵母傳。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母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中論法象。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禮記檀弓。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問居。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韓詩外傳卷一。宣子曰。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說苑至公。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成功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漢書元帝紀。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谷永傳。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掇之。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黎莊夫人傳。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式微。胡不歸。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註。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呂氏春秋重言。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

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

韓詩外傳卷一。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捐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卷九。是故君子不微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有力如虎。

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魯之母師傳。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无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

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卷一。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礪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申徒狄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其虛其邪。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楚處莊姪傳。姪曰。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韓詩外傳卷一。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貽我彤管。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柏舟。共姜自誓也。

孔叢子記義。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它。

列女漢孝平王后傳。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副笄六珈。

後漢書輿服志。步搖。曰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委委佗佗。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齊桓衛姬傳。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

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有賦鶉之奔奔。註：鶉之奔奔，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韓詩外傳卷九：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註：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為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

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國語周語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註：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陳寡孝婦傳。孝婦曰：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闔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

列女陳女夏姬傳：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媵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媵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

漢書王尊傳：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註：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

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卷五。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卷六。子夏曰。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列女衛二亂女傳。蒯賸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曰。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臯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俵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列女趙悼倡后傳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定十年傳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蹴然改容曰凡人之所之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外篇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

今猶此也。王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卷九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白虎通諫諍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列女鄒孟軻母傳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韓詩外傳卷二：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子懼且習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中論虛道。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春秋左氏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註。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列女許穆夫人傳。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韓詩外傳卷二。嬰曰。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躩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

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註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卷二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陶答子妻傳婦曰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魯公乘嬖傳嬖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

謂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註。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孔叢子記義。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中論虛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鄉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詩外傳卷二。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

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淺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卷九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說苑建本。學者所以友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列女班女婕妤傳。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詁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其班婕妤之謂也。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記義。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碩人。閔莊姜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列女齊女傅母傳。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

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綉裳。飾在與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嬖。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

衣錦褻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

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詩。覃公維私。覃。子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楚莊樊姬傳。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註。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魯宣繆姜傳。姜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列女魯季敬姜傳。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醢。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木瓜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宣子賦木瓜註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孔叢子記義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新書禮。故禮者。所以恤下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詩書古訓卷一下

王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新序節士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列女魯漆室女傳漆室女曰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

列女魯莊哀姜傳。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後漢書張奐傳論。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呂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葛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註。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晏子春秋諫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

白虎通崩薨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漢書哀帝紀。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外戚傳。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息君夫人傳。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梁寡高行傳。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拔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鄭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漢書地理志。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諠。此其風也。

緇衣、國人宜之。

孔叢子記義。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註。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遠違於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註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呂氏春秋先己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

韓詩外傳卷二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

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中論賞罰：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賦鄭之羔裘。註：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

晏子春秋雜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列女楚成鄭瞽傳：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梁節姑姊傳：婦人曰：彼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二。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鎖。刎頸而死。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卷九。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烏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烏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烏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歿。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卷二。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卷九。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洵美且都。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旗賦有女同車。註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列女楚白貞姬傳。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張湯母傳。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

倡子和女。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柳賦籥兮。註。籥兮。詩取其倡子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列女魯公乘嬖傳。嬖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詩云。籥兮籥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子和汝。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太叔賦褰裳。註。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游賦風雨。註。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傳。子齷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說苑尊賢。孔子之郟。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漢書地理志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虛囂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雞鳴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孔叢子記義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孔叢子論書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鬪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說苑復恩。舟之僑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鹽鐵論地廣。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

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

中論務本。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魏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列女魯秋潔婦傳：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糲，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少也。嗷乎其廉不可劓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魯寡陶嬰傳。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卷九。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列女魯臧孫母傳。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

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君子謂臧孫母譏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河水清且漣漪。

爾雅釋水。河水清且漣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伐檀刺貪也。

孔叢子記義。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漢書王吉傳。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盡心上。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春秋繁露仁義法。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韓詩外傳卷二。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李離對曰。夫無能以事君。闔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潛夫論三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說苑修文。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列女齊田稷母傳。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无功而食祿。不爲也。况於受金乎。

碩鼠。刺重斂也。

鹽鐵論取下。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

說苑善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光琦謹據。後漢書馬融傳。註引本。與呂氏春秋舉難。擊牛角疾歌。高註歌碩鼠也。相合。今本說苑作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顧見即碩鼠字。

之謬耳。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卷二。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白虎通諫諍。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卷二。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新序節士。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唐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漢書地理志。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儉不中禮。

孔叢子記義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鹽鐵論力耕。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印段賦蟋蟀。註。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列女密康公母傳。其母曰。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君子爲密母。爲能識微。詩云。无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列女楚子發母傳。使人數之曰。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卷二：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我聞有命。

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註：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而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鹽鐵論執務：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秦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曰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曰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列女齊孤逐女傳王曰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漢馮昭儀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欄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

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禮義。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治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楚於陵妻傳。妻曰。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惜惜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卷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中論爵祿。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孔叢子記義。顏籛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籛由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詎召

中山君以爲嗣。

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註。詩秦風。取其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同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秦穆公姬傳。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陳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呂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後漢書王符傳。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呂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卷二。子夏對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

列女楚老萊妻傳。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卷九。北郭先生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婦人曰。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列女陳辯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列女陳辯女傳。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檜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自檜以下無譏焉。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齊杞梁妻傳。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心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内无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

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註：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三百赤芾。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呂固病，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註：鷦鷯，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國語晉語第十。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惝惝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枝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身。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韓詩外傳卷二。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

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說苑反質詩云：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鴈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列女魏芒慈母傳：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孝經聖治章：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

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禮記經解：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

謂也。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大學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荀子君子篇。故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尙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議兵篇。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先己。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欲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此之謂也。楚昭貞姜傳。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卷九。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

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豳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飲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飲豳雅。國祭蜡。則飲豳頌。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陳王業也。

孔叢子記義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

後漢書王符傳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目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七月流火

漢書律曆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塗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自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春秋左氏昭四年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註。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

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

孔叢子記義。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韓詩外傳卷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縞。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春秋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狼跋。美周公也。

孔叢子記義。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

德音不瑕。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孔叢子廣訓。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

詩書古訓卷二上

小雅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記樂記師乙曰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孔叢子記義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淮南子秦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孔子世家鹿鳴爲小雅始。

後漢書鍾離意傳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曰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註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十年傳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中論藝紀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國語魯語下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韓詩外傳卷八。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卷七。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潛夫論愛日。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間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輒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駘駘征夫每懷靡及。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韓詩外傳卷七使者曰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墨子尙同中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淮南子修務訓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人之有所務也。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鄂不韡韡。

孔叢子廣訓：鄂不韡韡，言韡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註：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

列女聶政姊傳：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

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

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國語周語中：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戍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註。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列女齊傷槐女傳。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中論貴驗。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

韓詩外傳卷九。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相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於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注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民之失德。乾餼以愆。

漢書宣帝紀。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目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亡所樂。非所目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勿爲苛政。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貨。幹在縣官。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目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卷六。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漢書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采薇之四章。註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鹽鐵論備胡。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白虎通三軍。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春秋左氏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卷七。賈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

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列女齊威虞姬傳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儀禮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荀子大略篇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註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喻

聘宋得其時

荀子不苟篇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公賦南山有臺。註：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傳，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遐不黃耇。

孔叢子廣訓。遐不黃耇。言壽考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註。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

君恩澤及諸侯。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趙佛勝母傳。君子曰。佛勝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

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

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中論天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

宜兄宜弟。

禮記大學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和鸞。鸞。萬福攸同。

新書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鸞。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淇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襄八年傳。賓將出。武子賦彤弓。註。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

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衛。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孔叢子記義。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昭十七年傳。穆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芣。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列女齊宿瘤女傳。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陳辯女傳。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中論藝紀。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齊鍾離春傳。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一聞。於是坼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獫狁孔熾。我是用急。

鹽鐵論繇役。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

王子出征。以匡王國。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賦六月。註。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註。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六月。註。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子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王子出征。以佐天子。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賦六月。註。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昭十三年傳。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薄伐獫狁。至于大原。

鹽鐵論繇役。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甯。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漢書衛青傳。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目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目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韋元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匈奴傳。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目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目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張仲孝友。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潛夫論志氏姓。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振旅闐闐。

爾雅釋天。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蠡爾蠻荆。大邦爲讐。

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蠡爾蠻荆。大邦爲讐。明其黨衆繁多。是曰抗敵諸夏也。

暉暉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漢書陳湯傳。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暉暉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孟子滕文公下。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政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美宣王田也。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註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傳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曰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後漢書劉陶傳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註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鴻雁于飛哀鳴嗃嗃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于飛哀鳴嗃嗃。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嗃嗃然若鴻雁之失所。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子賦河水。註。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國語晉語第十。公子賦河水。註。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潛夫論愛日。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後漢書王符傳。目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荀子儒效篇。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

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圻父，予王之爪牙。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註：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有母之尸饔。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檟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

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後漢書徐穉傳：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曷堪之。

不思舊姻。

白虎通嫁娶：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論語顏淵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斯干、宣王考室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維熊維熊，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潛夫論夢列：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旗矣，室家綦綦。此謂象之夢也。

漢書藝文志。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曰考吉凶。

後漢書楊賜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鳥。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糝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叢子記義。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勅有司且漸禁之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
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潛夫論賢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愛日。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荀子富國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痺。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漢書律厯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呂定法式。輔弼執玉。呂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說苑反質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春秋左氏成七年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襄十三年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新序雜事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潛夫論三式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

牡項領。

中論爵祿。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節之卒章。註。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新語術事。夫進取者不可不圖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霜降失節。不眚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曰是爲非。甚衆大也。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昭子語諸大夫曰。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六。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卷七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厭之見是曰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

說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遠上離

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漢紀卷二十五。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罔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列女楚野辯女傳。婦人曰。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无以應。遂釋之。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後漢書左雄傳。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註。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

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列女周幽褒姒傳。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中論貴驗。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鹽鐵論誅秦。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但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恍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襄二十九年傳。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芻矣富人。哀此惻獨。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芻矣富人。哀此惻獨。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云。十

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元帝紀詔曰。今朕隳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虜。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卷五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左雄傳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漢紀卷六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荀子君子篇。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李尋傳。今汝潁。吠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甯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卷七。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潛夫論賢難。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自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烈。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大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卷七。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宏。

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滯疽之相溇，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目熹爲太傅，融爲太尉，竝錄尙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巨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新序雜事：夫雞豚謹噉，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虬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列女雋不疑母傳：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荀子修身篇：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滄滄訛訛，亦孔

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譏譏。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註。猶。道也。言襄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

韓詩外傳卷六。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鹽鐵論復古。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

善爲權利者。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列女晉羊叔姬傳。伯碩生時。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明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註。小明。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安死。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

淮南子本經訓。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

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列女柳下惠妻傳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君子謂
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淮南子道應訓尹佚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
乎

說苑敬慎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願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

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註：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釋日也。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鳩飛。註：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列女更始夫人傳：尙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註：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新序雜事。孔子曰。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列女楚子發母傳。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王孫氏母傳。王孫母謂賈曰。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孝經士章。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韓詩外傳卷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中論貴驗。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詩云。題彼鵲鶴。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刑德。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韓詩外傳卷七。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孔子曰。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新序雜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犇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漢書王莽傳。自公受策。以至于今。蠢蠢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自命下國。俊儉隆約。自矯世俗。割財損家。自帥羣下。彌躬執平。自逮公卿。教子尊學。自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度。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公之謂矣。

小弁。刺幽王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夫。高叟之爲詩也。

漢書杜欽傳。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惟將軍常曰爲憂。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勝對曰。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有灌者淵。萑葦漉漉。

韓詩外傳卷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漆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

之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詩曰有灌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說苑雜言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天下無道遁道而行衡塗而債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由慙慙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列女魏節乳母傳母吁而言曰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之謂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巧言、大夫傷於讒。

後漢書馬援傳。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列女王章妻女傳。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韓詩外傳卷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卷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

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

鄧元去陳以族。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宣十七年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

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昭三年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潛夫論衰制：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正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祇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厥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孝順帝紀：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疚如疚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春秋左氏桓十二年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潛夫論交際：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列女殷紂姐己傳：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詩云：君子信盜，

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之謂也。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註。盜。賊也。孔。甚也。餒。進也。

列女楚考李后傳。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禮記緇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註。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韓詩外傳卷四。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孔子曰。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說苑政理。孔子曰。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諛臣。詩不云乎。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孟子梁惠王上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

春秋繁露玉杯。夫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韓詩外傳卷四。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註。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威。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

既微且燠。

爾雅釋訓。既微且燠。肝瘍爲微。腫足爲燠。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列女衛靈夫人傳。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表記。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聽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而狂惑贗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

其辭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正名篇：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巷伯，寺人傷於讒。

漢書司馬遷傳：贊迹其所目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說苑立節：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卷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旣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註：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說苑建本。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後漢書馬援傳。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漢紀卷二十三。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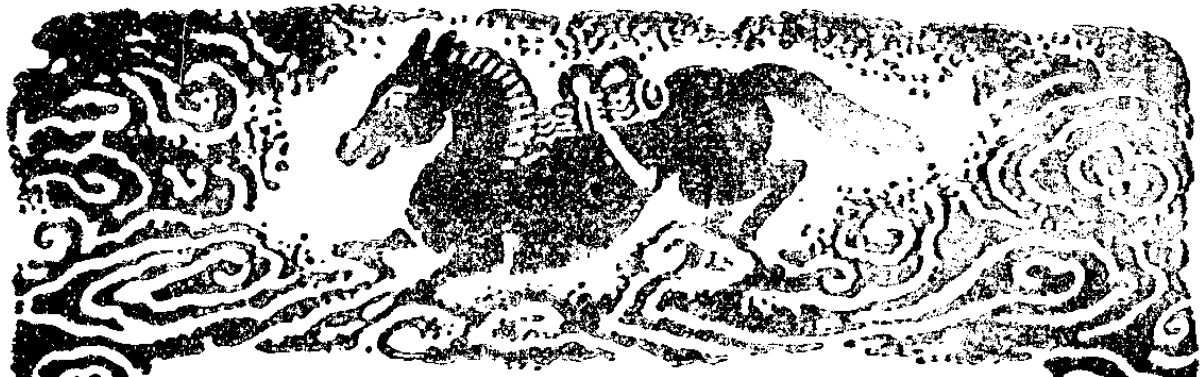


3

4

261

詩書古訓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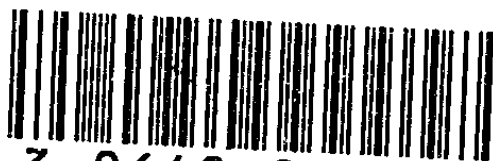
王 主
編 者
雲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書古訓

(二)



3 0648 9554 7

阮元錄

詩書古訓卷二下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後漢書陰皇后紀。迺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于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至其脫。口。曰。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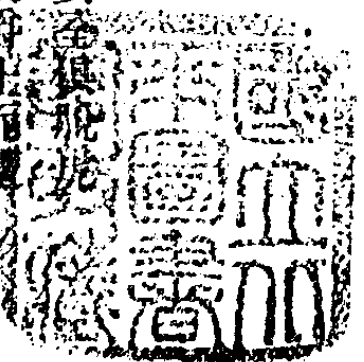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卷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友曰。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中論修本。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蓼莪。孝子不得終養爾。

孔叢子記義。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083
112
2:262



餅之罄矣。維蠶之恥。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子大叔對曰。今王室實蠶蠶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維蠶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蠶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記用兵。子曰。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姆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

後漢書梁竦傳。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于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與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

舊典追命外祖。巨篤親親。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孟子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置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荀子宥坐篇。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濟焉出涕。豈不哀哉。

鹽鐵論刑德。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

韓詩外傳卷三。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濟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說苑至公。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卷七。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鞞鞞佩璲。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貴賤有殊。佩所目。章德服之衷也。鞞。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鞞非兵旗。于是解去鞞佩。留其係璲。目爲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

東有啓明。

大戴禮記四代。公曰。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卷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

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四月。註：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違時。

孔叢子記義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中論譴交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甯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說苑政理：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

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急者事之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列女霍夫人顯傳。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汰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孟子萬章上。咸丘蒙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無字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春秋慎人。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新書匈奴。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

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漢書王莽傳。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曰。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孔叢子廣訓。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鹽鐵論地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伯瑕對曰。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荀子大略篇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卷七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自詒伊戚。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卷四：詔用于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中論法象：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公族穆子辭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荀子勸學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春秋繁露祭義。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

韓詩外傳卷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曰。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卷七。昔者衛大夫史魚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卷八。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夫射之

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列女蓋將之妻傳。其妻曰。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荀子修身篇。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

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禮論篇。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擅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詩曰。威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士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儀禮少牢饋食禮。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子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

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剛田，呂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剛，長終晦，一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苗生，葉自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呂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呂氏春秋務本詩云。有晡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

韓詩外傳卷八。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鹽鐵論授時。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德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漢書食貨志。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蕭望之傳。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後漢書左雄傳。上疏陳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呂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卷四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鹽鐵論錯幣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卷三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韎韜有奭

白虎通爵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韜有奭世子始行也

裳裳者華古之仕者世祿

孔叢子記義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不苟篇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

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屈信變應故也。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汨汨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說苑修文：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鞶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列女衛姑定姜傳：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註。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新書禮。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兕觥其觶。旨酒斯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春秋左氏成十四年傳。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有頍者弁。

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目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卷四。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

其所愛之謂也。

車。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註。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楊夫人傳。夫人遵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對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四。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四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亡德與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

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淮南子說山訓。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

韓詩外傳卷七。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齊相御妻傳。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中論治學。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寐寤焉。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營焉。賦青蠅而退。註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宜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史記東方朔列傳。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昌邑哀王傳。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呂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呂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新語輔政。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漢書東方朔傳。是呂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呂進其身。陰奉瑯瑑刻鏤之好。呂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呂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隳。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孔光傳。呂過近臣。毀短

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目罔上，崇黨目蔽朝，傷善目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說苑修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

漢書吾丘壽王傳：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註：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或爲有。

側弁之俄，屢舞僭僭。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晏子春秋：襍上。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僭僭，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

采菽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叢子記義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註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

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采叔註采叔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錫予

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

敢不降拜。

白虎通考黜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

奉選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梘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

之元袞及黼。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

實勞我心誦及采菽日增歎息。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對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

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做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荀子儒效篇：故明主誥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汎汎楊舟，緝纜維之。

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緝纜維之。緝，鞣也。纜，綏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泝。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正義。此小雅采芣之篇。按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韓詩外傳卷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女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武子賦角弓。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昭二年傳。韓子賦角弓。

註。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爾之教矣。民胥倣矣。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瘵。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瘵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註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道相怨貧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荀子儒效篇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管仲曰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卽安輔之卽強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况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毋教孫升木。

列女齊女傳。母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孫升木。此之謂也。

雨雪濼濼。見覘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冝事長。賤而不冝事貴。不肖而不冝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三必窮也。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濼濼。宴然聿消。莫冝下墜。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濼濼。見覘聿消。卷七。孔子曰。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濼濼。見覘曰消。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

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瀼瀼，見晷聿消。與易同義。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卷四：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擢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上帝甚蹈，無自療焉。

韓詩外傳卷四：孫子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惱，無自療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註：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列女齊孝孟姬傳。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君子謂孟姬好禮。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後漢書劉瑜傳。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范宣子爲政。賦黍苗。註。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國語晉語第十。子餘使公子賦黍苗。註。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史記晉世家趙衰歌黍苗詩。集解章昭曰：詩云：芄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富國篇：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註：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說苑建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產賦隰桑。註。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卷四。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列女周宣姜后傳。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孝經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韓詩外傳卷四。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人同材。鈞而貴賤

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

新序雜事。子張曰。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卷四：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顏淵蹙然變色曰：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見外也。卷七：子曰：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史記東方朔列傳：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卷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

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客曰。疾言則翁翁。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喻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瓠葉。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註。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

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漢書天文志。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潛夫論交際。今世俗之交也。未相昭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附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詩書古訓卷三上

大雅

禮記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國語魯語下：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史記孔子世家：文王爲大雅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

禮記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呂氏春秋古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

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淮南子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卷五。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傳。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旣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陳錫哉周。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昭十年傳。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春秋左氏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漢書王子侯表。於是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列女梁夫人嬖傳。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遺母萬里。爲家門開三族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書王褒傳。褒對曰。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蟋蟀蒞秋。陰蟬螿出。呂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後漢書徐穉傳。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曰。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曰甯。此之謂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天。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

荀子君道篇。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新書君道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楛。况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

鹽鐵論相刺。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韓詩外傳卷八。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卷十。桓公曰。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新序雜事：善相人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修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列女魯季敬姜傳：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掖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漢書賈山傳：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梅福傳：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甯。

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曰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孟子離婁上。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曰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曰戒慎。民萌何曰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厯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

厥作裸將常服黼舄。

獨斷冕冠。殷曰舄。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詩曰常服黼舄。

白虎通三正。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舄。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漢書匡衡傳。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揚功。呂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春秋左氏桓六年傳。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昭二十

八年傳仲尼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漢書東平思王字傳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懼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漢書翼奉傳臣聞三代之祖積德曰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呂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呂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禮記中庸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韓詩外傳卷五輪扁曰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漢紀卷六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勅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

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註：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之豈特元之耳哉。解蔽篇：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韓詩外傳卷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

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取。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視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漢書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後漢書胡廣傳。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卷五。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禮記表記。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呂氏春秋行論。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簪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

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太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白虎通嫁娶。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號。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三軍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春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國語晉語第十。姜氏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甯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

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外傳卷三：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漢書王莽傳：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公之謂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山，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爰始爰謀，奚契我龜。

春秋左氏哀二年傳：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講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漢書郊祀志：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曰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曰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曰御田祖。曰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

社後立官稷。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混夷駸矣。維其喙矣。

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註。詩云。昆夷兇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絲之卒章。註。絲。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尚書大傳。殷傳。文王胥附。奔輶。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芄芄棫樸。薪之爇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夫偏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交養。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芄棫樸。薪之爇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新書禮。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躡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躡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

芄械樸薪之禋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趨也

春秋繁露郊祀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樸薪之禋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四祭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春秋繁露四祭其下之辭曰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郊祀其下曰溲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命受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

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亶亶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亶亶文王。綱紀四方。

說苑修文。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者。

中論修本。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者美。故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白虎通三綱六紀。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亶亶文王。綱紀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註：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清酒旣載，騂牡旣備。

白虎通三正又曰：清酒旣載，騂牡旣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春秋左氏僖十二年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者。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淮南子秦族訓。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說苑修文。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况於人乎。

列女楚平伯嬴傳。伯嬴持刃曰。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无以臨國。妾有淫端。則无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後漢書蘇竟傳。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春秋左氏僖十九年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

後漢書鍾離意傳。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曰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縣細微之愆。

漢紀卷五。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說苑建本。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潛夫論班祿。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

漢書敘傳。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淮南子汜論訓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呂文王之都爲居也谷永傳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

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卷十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躬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

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成鱣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春秋繁露楚莊王。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白虎通禮樂。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

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墨子天志中。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旣可得而留已。天志下。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襄三十一年傳。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荀子修身篇。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詮言訓。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

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新書君道。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

韓詩外傳卷五。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曰。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曰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是類是禡。

禮記王制。禡于所征之地。

爾雅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

靈臺。民始附也。

孔叢子嘉言。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

鹽鐵論未通。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嚶嚶。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嚶嚶。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春秋左氏昭九年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伍舉對曰。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口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新書君道。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今近境之民間之者。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禮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

白虎通辟雍。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孟子萬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士之式。

韓詩外傳卷五。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

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荀子仲尼篇：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後漢書張純傳：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凝，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卷五。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盜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春秋繁露。楚莊王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

禮記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註。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孟子公孫丑上。以德服人者。心中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禮記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霸篇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議兵篇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兀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鹽鐵論絲役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卷四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說苑修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註度謀也鎬京鎬京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表記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卷四。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列女陳嬰母傳。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呂春秋愛子教。呂義方。不納不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呂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厥初生民。

史記三代世表補。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履帝武敏歆。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卽有郃家室。

白虎通京師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邠。詩云。卽有郃家室。誕降嘉種。

孔叢子執節。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云。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列女晉弓工妻傳。平公怒。將殺弓人。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潛夫論德化。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

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

後漢書孝章帝紀。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引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漢書梁懷王揖傳。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閭門之私。聽聞中誨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弓既堅。

列女晉弓工妻傳。妻曰。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孟子告子上。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註。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註。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說苑修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註。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禮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焉。詩云。孝子不匱。註。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春秋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荀子子道篇。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國語周語下。叔向告之曰。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人民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人民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列女啟母塗山傳。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啟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公賦嘉樂。註。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襄二十六年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註。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呂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董仲舒傳。仲舒對曰。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王莽傳。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曰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孟子離婁上。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郊語。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鮫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卷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漢書郊祀志杜鄴說商曰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呂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春秋繁露楚莊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

列女周宣姜后傳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昭二十一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鹽鐵論和親。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孝經廣至德章。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禮記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

荀子禮論篇：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呂氏春秋不屈：白圭告人曰：今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新書君道：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卷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紕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

史記孝文本紀。乃下詔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韓詩外傳卷六。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

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列女趙津女媧傳。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查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造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君子曰。女媧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卷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列女齊義繼母傳。其母對曰。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禹禹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荀子正名篇。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禹禹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中論修本。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禺禺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爾雅釋訓。嚶嚶喈喈。民協服也。

說苑辨物。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離離喈喈。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春秋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甯矣。

鹽鐵論論勇。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鄴鄙。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漢書元帝紀。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呂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

詩不云慮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日綏四方。

後漢書班超傳。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國。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

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瘵

禮記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禦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瘵註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瘵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韓詩外傳卷五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瘵

後漢書李固傳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瘵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列女楚江乙母傳母曰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

甯所謂國無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孟子離婁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韓詩外傳卷十。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擇而去。詩曰。辭之擇矣。民之莫矣。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擇矣。民之莫矣。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畱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擇矣。民之莫矣。

新序雜事。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說苑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矣。民之莫矣。

列女齊女徐吾傳。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齊太倉女傳。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潛夫論明忠。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我言維服。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鱗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維服。此之謂也。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註。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註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鹽鐵論刺議。丞相史曰。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卷五。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列女齊管妾媼傳。其妾笑曰。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君子謂妾媼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

謂也。

潛夫論明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譴。

韓詩外傳卷十。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列女趙將括母傳。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譴。此之謂也。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卷三。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卷十。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列女晉伯宗妻傳。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

者惡之禍必及身矣。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孔子曰：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牖民孔易。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春秋左氏宣九年傳。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傳。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士爲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

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甯。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荀子彊國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衛彪後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後漢書郎顛傳。今陛下多積宮人。目違天意。故皇允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丁鴻傳。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自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楊秉傳。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目災異譴告。是目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蔡邕傳。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目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



3
4
262

詩書古訓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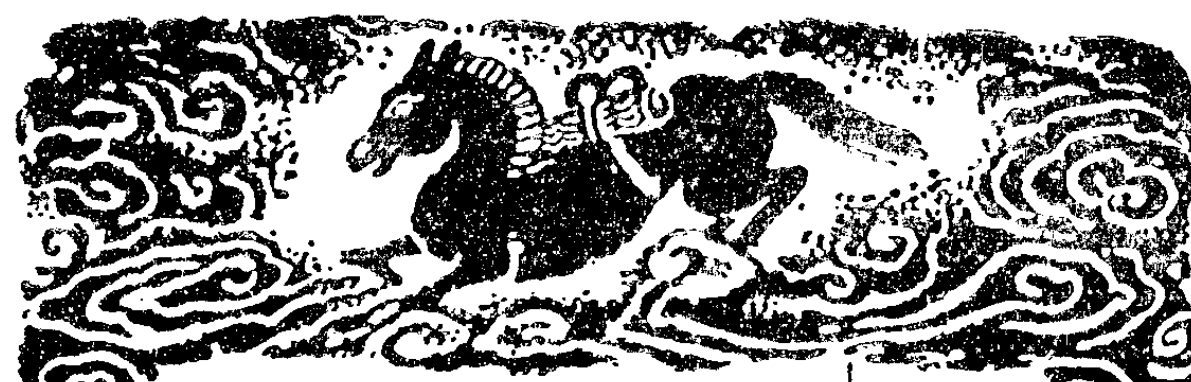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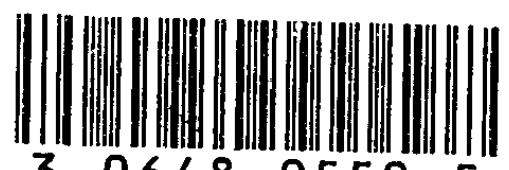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書古訓
(三)



3 0648 9550 5

阮元錄

詩書古訓卷三下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說苑至公。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

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士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晏子春秋諫上。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

戰國策卷六。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革之強。豈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083
112
2:263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孕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卷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卷十。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漢書賈山傳。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目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周。黃。傳。論。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審辭。舉盾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列女趙靈吳女傳。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旣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五。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卷八。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卷十。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愬。愬。知也。詩云。爾德不明。呂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呂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人之有闕。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闕。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闕行也。

如蝸如蟻。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詩云。如蝸如蟻。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

故其咎僭僭差也。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荀子非十二子篇。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鹽鐵論遵道。文學曰。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說苑臣術。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列女楚武鄧曼傳。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漢書外戚傳。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曰傾。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卷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滌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列女齊東郭姜傳。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孟子離婁上。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國語周語。太子晉諫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于夏。而周可以鑒于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卷十。丈夫曰。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艾。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鑒不遠。

漢書劉向傳。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曰桀爲戒也。杜欽傳。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谷永傳。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目失之。目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淮南子人間訓。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

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經：孝治章，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爲之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楛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繁露：郊祭，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

韓詩外傳卷五：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

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卷六。桓公曰。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魯義姑姊傳。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韓詩外傳卷六。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訐謏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列女秦穆姬傳。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中論法象。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漢書匡衡傳。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顛覆厥德。荒謔于酒。

韓詩外傳卷十。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謔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眚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顛覆厥德。荒謔于酒。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韓詩外傳卷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潛夫論勸將。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

正厲之詩云。修爾與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遯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春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與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鹽鐵論世務。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說苑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苟息有焉。

說苑說叢。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旣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卷六。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賂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

易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荀子富國篇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敵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致士篇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有四術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辨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春秋繁露郊祀對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

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

列女周主忠妾傳。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不彰。詩云。无言不釀。无德不報。此之謂也。

漢書宣帝紀。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各曰恩深淺報之。王莽傳。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亡德不報。亡言不酬。孫程傳。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曰定王室。詩不云乎。亡言不讎。亡德不報。陳球傳。竇太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曰貴人終乎。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卷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

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禮記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覲。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曰。今勝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善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此之謂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禮記中庸。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子泰族訓。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讟于儀。

列女宋恭伯姬傳。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昭元年傳。文子曰。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

荀子臣道篇。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騰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列女代趙夫人傳。夫人曰。且吾聞之。婦人執義无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邠陽友娣傳。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

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墨子兼愛下。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和親。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常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燧。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禮記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荀子不苟篇。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剡。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非十二子篇。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君道篇。故天子不視而見。不

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足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君子曰。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乎不哲矣。

新序雜事。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汝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漢書霍光傳。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中論虛道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口。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齊靈。仲子傳。仲子曰。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无大悔。仲子之謂也。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周郊婦人傳。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失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離婁上。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墨子尙賢中。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錄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孟子離婁上。苟不志於仁。終身愛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泥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卷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

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卷十：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卷十：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卷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列女明德馬后傳：太后詔曰：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

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晏子春秋問下：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信，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信。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韓詩外傳卷六：石他曰：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卷十：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五：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卷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中論虛道。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漢書賈山傳。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民之貪亂。甯爲荼毒。

禮記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又曰。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

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願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韓詩外傳卷五。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

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蟲垢，闔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春秋左氏文元年傳：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也。韓詩外傳卷五：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卷六：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壓也。必以賂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潛夫論班祿：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春秋繁露郊祀：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

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

自郊徂宮

後漢書楊秉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說苑君道。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且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崧高維嶽。峻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壺壺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潛夫論三式。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壺壺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志氏姓。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壺壺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卷八。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賂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竝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卷六。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潛夫論德化。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列女宋鮑女宗傳。女宗曰。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妣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卷六。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後漢書郎顛傳。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日致雍熙。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禮記中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晏子春秋問下。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荀子堯問篇。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列女曹僖氏妻傳。負羈之妻言於夫曰。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漢書蓋寬饒傳。太子庶子王生予書曰。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孝經卿大夫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襄二十五年傳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事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韓詩外傳卷八荆蒯芮曰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王莽傳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曰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公之謂矣

漢紀卷二十八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故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重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是亦非辟彊也

韓詩外傳卷六。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既晉之救鄭者至。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卷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誘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仇牧聞君殺。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曰。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定四年傳。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

韓詩外傳卷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訕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子夏曰。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漢書王莽傳。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目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呂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圍。公之謂矣。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禮記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荀子彊國篇。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玉英。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尙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韓詩外傳卷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至。精清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廢矣。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潛夫論三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嫁娶。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註。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厥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厥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魴鱖甫甫。麀鹿嘯嘯。

孔叢子廣訓。魴鱖甫甫。語其大也。麀鹿嘯嘯。語其衆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白虎通王者不臣。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後漢書周舉傳。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

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目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孔子閒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春秋繁露竹林。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白虎通爵。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潛夫論志氏姓。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縣縣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外傳卷八子貢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之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荀子君道篇。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恭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議兵篇。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

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鬪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荀子非相篇。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得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晏子春秋諫上。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列女夏桀末喜傳。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曰。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列女晉獻驪姬傳。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列女魯桓文姜傳。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列女齊靈聲姬傳。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列女魯季敬姜傳。敬姜歎曰。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无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遠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昔者秦繆公困於殺。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漢書王莽傳。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頓。公之謂矣。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心之憂矣。甯自今矣。

列女嚴延年母傳。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甯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殯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卷六。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殯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卒荒。

韓詩外傳卷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

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卷五：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淳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焉視不出閣，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列女趙飛燕姊娣傳：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詩書古訓卷四

周頌

禮記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據。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清廟祀文王也。

史記孔子世家。清廟爲頌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禮記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

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禮記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註。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戍之謂乎。

維清。奏象舞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
天下。諸侯來朝。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白虎通誅伐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哀二十六年傳。子贛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列女有虞二妃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於乎前王不忘。

禮記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語晉語第十。叔詹諫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荀子王制篇。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論篇。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韓詩外傳卷三。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後漢書西南夷傳。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曰爲符驗。

昊天有成命。

國語周語下。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

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餼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餼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餼，故曰成。

夙夜基命宥密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註：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

鹽鐵論未通。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十六年傳：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註：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十五年傳：季文子曰：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詞，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卷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

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韓詩外傳卷八。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後漢書李固傳。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

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李克曰。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卷八。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值。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鹽鐵論論菑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荀子富國篇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嗶嗶管磬琯琯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政然後節奏齊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卷五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得道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潛夫論巫列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祿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鹽鐵論論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漢書禮樂志。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降。故詩曰。鐘鼓鐃鐃。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申叔時對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夫王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列女棄母姜嫄傳。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詒我來牟。

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卷三。莊王曰。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淮。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

不祭三日而疾有瘳。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韓詩外傳卷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說苑貴德：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瘠癯跛眇，疋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且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目和來也。韋元成傳。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目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鹽鐵論申韓。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所福。亦不小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

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無競維烈。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卷三。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蚌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嬖嬖在疚。

漢書匡衡傳。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曰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漢書匡衡傳。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曰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曰酬厥德。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新書禮容語。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齊國武子亦將有禍。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成四年傳。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列女魏曲沃負傳。負曰。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漢書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目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目塞除。而輕忽簡諷。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後漢書齊武王續傳論。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螫爲戒。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衡譚奏議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淮南子脩務訓。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

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卷八。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冉有對曰。夫子路。子貢。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桃賈。百里奚。太公望。管仲。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聲名。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中論治學。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百室盈止。婦子甯止。

鹽鐵論力耕。文學曰。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也。是以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甯止也。大夫曰。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銜尾入塞。驪驥馬。盡爲我畜。鼯鼠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成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甯止。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

史記孝武本紀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飭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重。不虞不鰲。胡考之休。

於鑠王師。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故用不靡。則足以養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綏萬邦。屢豐年。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傳。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呂四方。克定厥家。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左氏宣十一年傳。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十二年傳。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中論爵祿。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翁河。

白虎通封禪。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翁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思無邪。

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韓詩外傳卷三。公儀休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君子有穀。詒孫子。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白虎通辟雍。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

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卷八。夫子告門人。參來。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列女鄒孟軻母傳。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汭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卷八。狐卷子對曰。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棄母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白虎通封公侯。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攷黜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王者不臣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曰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王莽傳。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呂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

後漢書光武帝紀。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曰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東平憲王蒼傳。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

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黃瓊傳。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目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目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目大啓土宇。開地七百。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孟子滕文公上。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滕文公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之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太史公曰。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淮南衡山列傳。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荆楚僨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漢書賈捐之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壽胥與試。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中論天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甯復知其姓名邪。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白虎通禮樂。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國語魯語下。閔馬父對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列女楚莊樊姬傳。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假無言。時靡有爭。

禮記中庸。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註。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遐無言。時靡有爭。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

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韓詩外傳卷三。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漢書宣帝紀。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三。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國語晉語第十。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德性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周公誡之曰。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孔子曰。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卷八。湯作薄。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孔子曰。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

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荀子臣道篇：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不競不綌，不剛不柔。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卷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朝廷之士爲祿，故人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遄。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遄。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遄。

後漢書陳寵傳。寵曰。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曰濟羣生。全廣至德。曰奉天心。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

荀子榮辱篇。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

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荀子議兵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埶。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曰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刑法志。故曰。桀攻桀。猶有巧拙。曰。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改遏。言曰。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後漢書西羌傳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

不濫不溢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傳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曰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曰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詩書古訓卷五上

尙書今文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叢子論書。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闕。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詔。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堯典

孔叢子論書。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故帝典可以觀美。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

中論智行。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衆尙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堯親九族，曰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曰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平當傳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曰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平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尙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

協和萬邦。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目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目陰陽爲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目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中論歷數。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

歷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絲俗。呂制法度者。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呂待之。故社稷亡憂。

敬授人時。

尙書大傳。唐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漢書李尋傳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曰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宅嵎夷曰暘谷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寅饒納日平秩西成

尚書大傳唐傳寅饒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秩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尚書大傳唐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白虎通四時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書律厯志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曰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驩兜曰都共工。

後漢書楊賜傳。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目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中論考僞。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漢書王尊傳。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朕在位七十載。

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有鰥在下。曰虞舜。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

克諧以孝。烝烝乂。

後漢書孝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鄧皇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曰。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曰。崇陛下烝烝之孝。張禹傳。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謝弼傳。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孟子萬章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萬章下。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後漢書荀爽傳。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漢紀卷十七。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遠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叢子論書。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尚書大傳唐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漢書王莽傳。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奏。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舜讓于德。弗嗣。

漢書王莽傳。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尚書大傳唐傳。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者何也。傳曰。璿者還也。機者幾

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湮于六宗。此之謂也。

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厯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卽從斯之謂也。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叢子論書。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縈。所以祭星也。雩縈。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岳如西禮。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麻，計時月，皆爲民也。尙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量衡，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祭天，告至。尙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

史記封禪書尙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

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

漢書律厯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曰齊遠近。立民信也。

後漢書律厯志。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曰。正厯象。庶乎有益。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曰。告成功焉。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禮記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白虎通三軍。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格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巡狩。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

五載一巡守。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尚書大傳。唐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于律。

白虎通巡狩。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史記封禪書。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尙書大傳唐傳。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

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復下詔曰。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殤絳于羽山。

禮記祭法。絳障鴻水而殤死。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子產對曰。昔堯殤絳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周語。大子晉曰。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政。目得賢爲本。理。目去穢爲務。是。目唐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目致雍熙。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萬章上。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白虎通四時。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

年。謂三王也。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潛夫論明闇。夫堯舜之治。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故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

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曰爲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曰廣聰明。燭幽隱也。

蠻夷率服。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

列女棄母姜姬傳。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汝作士。

獨斷。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爲理。尚書曰。臯陶作士。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禮記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註。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後賦不與。

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餽餼也。虞書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

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目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呂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

後漢書律厯志。呂六十律分莽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呂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帝曰。龍朕聖說。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之患也。

漢書賈捐之傳。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自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唐傳。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緇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白虎通考黜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尙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

漢書谷永傳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目程能。考功實。目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李尋傳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目。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呂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楊賜傳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目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艾在職。三載考績。目觀厥成。

漢紀卷八。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孔叢子論書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曰。若稽古臯陶。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臯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慎厥身修思永。

漢書元帝紀。自今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目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惇敘九族。

漢書平帝紀。詔曰。蓋聞帝王。目德撫民。其次親親。目相及也。替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惟帝其難之。

孔叢子儒服。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志。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後漢書虞延傳。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目延爲明。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五行志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璿。辭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王莽傳於。是公乃自內。故泗水相豐。釐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曰功德。受封益。士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

後漢書楊秉傳。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生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彘。左雄傳。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淮南子泰族訓。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

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刺復。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尙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中論譴交。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中論爵祿。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潛夫論忠貴。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

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漢書律厯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曰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曰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秉之爲六百四十分。曰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光傳。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曰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王莽傳。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曰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馬嚴傳。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浸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曰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

漢紀卷四。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天秩有禮。

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尙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燦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燦火山龍。子男。宗彝。燦火山龍。大夫。燦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漢書王嘉傳。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應劭傳。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尙書陳忠。呂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尙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

漢書李尋傳。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宮女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天官上相上將皆顙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懋遷有無化居。

漢書食貨志贊書云。懋遷有無。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絃傳。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予欲觀古人之象。

詩鄘風象服是宜。箋。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尚書大傳虞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璫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百虎通禮樂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卽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欽四鄰。

孔叢子論曰。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左氏僖二十七年傳。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春秋繁露制度，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有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曰：言。成帝紀：詔曰：古之選賢，傅納曰：言。明試曰：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甯。

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閔闕，敷奏曰：言。則文章可採，明試曰：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

啓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人生所以泣，何本一榦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尙書曰：啓呱呱泣也。外薄四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方施象刑惟明。

新序節士。伯成子高曰。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

漢書刑法志。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尙書大傳。虞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白虎通禮樂。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

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尙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下管鼗鼓。

白虎通禮樂。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漢書宣帝紀。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甯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叢子論書。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漢書禮樂志。又曰。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目。充目。音聲足目。動耳。詩語足目。感心。故聞

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曰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曰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自。然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尙書大傳虞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中論審大臣。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曰。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曰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康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司馬相如傳。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曰。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魏相丙吉傳。贊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黃霸傳。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見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漢紀卷二十九。上覺悟。召闕。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

禹貢

奠高山。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雷夏既澤。沮會同。

周禮職方氏。其浸廬。維。註。廬。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陽城。海物惟錯。

孔叢子廣訓。海物維錯。錯。雜也。

柅榦栝柏。

考工記。荆之幹。註。荆。荆州也。幹。柅也。可以爲弓弩之幹。禹貢。荆州貢柅榦栝柏。及筍。籛。栝。

滎、波、既豬。

周禮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澆。註。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決爲滎。滎既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

厥田惟上上。

後漢書杜篤傳。夫靡州。本皇帝所目育業。霸王所目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西戎卽紂。

漢書西域傳。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目爲此天。地所目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國語周語下。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目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

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甘誓

大戰于甘。

墨子明鬼下。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呂氏春秋先己。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白虎通三軍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啓自出伐有扈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尙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汝。

漢書王莽傳。秦爲無道。厚賦稅。自供奉。罷民力。自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呂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自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賂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湯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孟子梁惠王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中論賞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勛之哉。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爾。其猶可撲滅。

春秋左氏隱六年傳。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殷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臯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孔叢子論書。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

汝無侮老成人。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呂闕焉。書曰。無遺耆老。

用德彰厥善。

漢書楚孝王囂傳。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勛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呂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王嘉傳。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呂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呂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

後漢書濟北惠王壽傳。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呂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櫛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呂懋孝子。惻隱之勞。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國衆。

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

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剗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高宗彤曰。

尙書大傳殷傳。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成帝紀。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孔光傳。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有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外戚傳。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目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後漢書律厯志。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呂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曰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微子

方輿沈酗于酒。

漢書敘傳。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呂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呂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3

4

263

詩書古訓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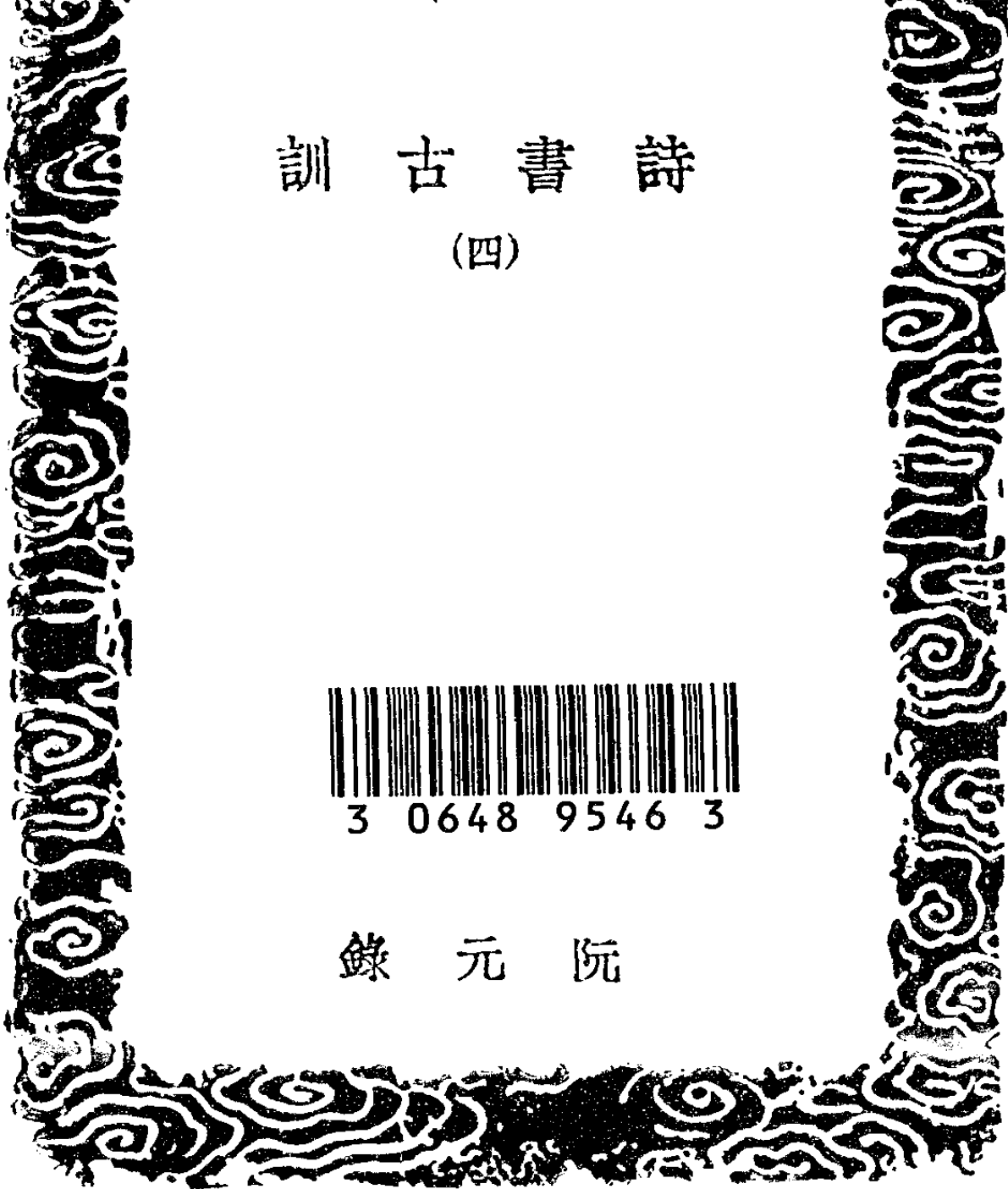
詩 書 古 訓

(四)



3 0648 9546 3

阮 元 錄



詩書古訓卷五下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妲己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絲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曰：伯新起，數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虜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曰喪亡者，皆絲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083
1124
2:264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厯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壘也。五行志。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嘽。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道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道敘。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騭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靜。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呂順五行也。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目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尙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尙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尙。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李尋傳。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尙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癘。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舒，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癘。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癘。時則有黑眚，黑祥。惟水沴火。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糶，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癘。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王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薄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如令豪吏滑民，辜而權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虜羣公，可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曰。睿作聖。

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旨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獾有祭。是曰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既。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瑩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醴醪。祖宗舊

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棗樹。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安燕而氣血不惰。衷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誦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三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矧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王莽傳。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曰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註。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大傳。周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白虎通爵。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

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氏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後漢書荀爽傳：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史記廣陵王策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後漢書楊震傳：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甯，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佞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

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漢書劉向傳：遂上封事極諫曰：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宮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白虎通著龜：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

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著龜：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曰僭恆暘若。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漢紀卷六：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漢紀卷六。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曰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

漢紀卷六。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一曰壽。

中論天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六極。

潛夫論讚學。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金滕

乃卜三龜。

白虎通著龜。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尙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

武王既喪。

白虎通崩薨。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尙書曰。武王既喪。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尙書大傳周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

王與大夫盡弁。

獨斷冕冠。周曰爵弁。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白虎通喪服。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大誥

民獻有十夫。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民儀有十夫。

天棗忱辭。

漢書孔光傳。又曰。天棗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肆朕誕以爾東征。

白虎通誅伐。誅不避親戚。所以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

康誥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

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漢書王莽傳。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臣莽敢不承用。

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康誥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孔叢子論書。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並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後漢書孝質帝紀。詔曰。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徵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作寬。

不敢侮鰥寡。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孔叢子論書。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尙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殪戎殷。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讀如股。聲之誤也。齊人言股聲如衣。

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荀子富國篇。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作新民。

禮記大學。康誥曰。作新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敬明乃罰。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孔叢子刑論。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爲德。尙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荀子富國篇。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若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叢子刑論。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叢子刑論。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宥坐篇。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凡民自得罪。

荀子君子篇。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懲。

孟子萬章下。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傳。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辜。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謝弼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元按左傳兩引。皆言不相及。明明非經文所有。且意相左。孔疏曰。直引康誥之意。非康誥全文。非也。春秋時說書者。必已有傳。如尙書大傳之類。此傳必有補經所未足之言。經言弟不共。兄亦不友。兄弟并罪也。若兄友而弟不共。弟共而兄不友。不并罪。不相及也。兄弟一人各犯罪。亦不相及也。此必春秋時有此傳。去聲說。而漢人又傳之於左傳。不但漢也。南史柳世隆傳。梁武帝引此周書。北史張袞傳。崔挺傳。亦引此周書。皆左氏說周書之外傳耳。尙書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今無逸完具。無此文。當亦古尙書外傳。與此類矣。光琦謹按。古尙書外傳。至漢猶存。故漢書郊祀志。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五行志。引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谷永傳。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不稱書而稱經。明有傳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戴。

不稱書而稱傳，明非經也。後人采傳以補經之亡篇，而傳文乃莫能辨耳。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漢書宣帝紀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惟文王之敬忌。

說苑君道，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則予一人以擇。

荀子君道篇，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惟命不于常。

禮記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戰國策卷二十四。須賈爲魏謂穰侯曰。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酒誥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尙書大傳周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濞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

白虎通商賈。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中論譴交。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

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中論貴驗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梓材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中論治學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牖。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漢書律厯志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尙書大傳周傳。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右將軍王商、博士師冉、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曰。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曰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效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亦不可不監於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漢興。呂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巫列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厯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洛誥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者爲文纛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俄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

也。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

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佯來以圖。

漢書劉向傳復上奏其辭曰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聖人承天而制作尙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爰延傳。臣聞之。帝左右者。所目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梅福傳。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教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鹽鐵論散不足。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禳祥。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目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目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目窺朝者。

亂爲四輔。

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大戴禮記千乘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筭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公無困哉。

漢書杜欽傳。欽復說之曰。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目固至忠。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尚書大傳周傳。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于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謹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漢書律厯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呂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無逸

漢書梅福傳。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在昔殷王中宗。

中論天壽。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

不言言乃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孔叢子論書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後漢書荀爽傳。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害生也。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夫遠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

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白虎通壽命。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漢書谷永傳。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矣。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君爽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

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業。謀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時二人弗戢。

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

多方

罔不明德慎罰。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故先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光琦謹按。此康誥文。楊註引多方篇。故錄在此。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至于再。至于三。

漢書梁懷王楫傳。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卽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曰。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曰。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曰。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尙書大傳周傳。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願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漢書律厯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願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願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逆子釗。

白虎通爵。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

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爵。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

乃受同瑁。

白虎通爵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與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

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曰再拜稽首也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漢書谷永傳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闕

後漢書張酺傳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莊三十萬其亟之官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呂刑

孔叢子論書。甫刑可以觀誠。

鹽鐵論詔聖。故姦萌而甫刑作。

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

度作刑以詰四方。

尙書大傳周傳。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禮記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尙同中。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

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物類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墨子尙賢中。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禮記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僭但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寶。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孔叢子刑論。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漢書刑法志。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

和氣所目未洽者也。原獄刑所目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愆民惟刑。言制禮目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尙書曰。以教祇德。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註。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

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日月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自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雖休勿休。

漢書宣帝紀：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公卿大夫其勛焉。外戚傳：變怪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自忽哉？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孔叢子刑論：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記保傅。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其是之謂乎。

荀子君子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說苑建本。文公見咎季。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尙賢下。古者聖王旣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

潛夫論本政。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正于五刑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漢書蕭望之傳。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臯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大辟疑赦。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五刑之屬三千。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漢書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曰曰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曰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曰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

後漢書陳寵傳寵又鈎校律令條法盜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孔叢子刑論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賊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寔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曰進人於善也尙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賊吏禁錮子孫曰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刑罰世輕世重

荀子正論篇。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

荀子王制篇。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非從惟從

孔叢子刑論。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

哀矜折獄

孔叢子刑論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者獄爲任職臣

文侯之命

卽我御事罔或者壽

漢書成帝紀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書不云虜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

費誓

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秦誓

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郿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公曰。嗟。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新序雜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受之。

春秋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諷諷善辯言。俾君子易息。而况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漢書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諷諷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白虎通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詩書古訓卷六

尙書逸文

大禹謨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諭大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註。逸書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戰國策卷十九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地平天成。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註。夏書。逸書也。

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春秋左氏莊八年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註。夏書。逸書也。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註。逸書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三年傳。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註：逸書也。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又曰：允出茲在茲。註：又逸書。由己率常可矣。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註：逸書也。懼失善也。

孔叢子刑論：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忘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註：虞書。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泂水傲予。

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

成允成功。

春秋左氏襄五年傳。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註。亦逸書也。

天之厯數在汝躬。

史記厯書。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允執厥中。

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註。夏書逸書也。

光琦謹按。內史過引夏書。與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白季引康誥。昭二十年傳。苑何忌引康誥。文義

相似爲古尙書外傳文。故呂氏春秋制樂篇高註引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傳曰：「衆非元后何歸？」高氏及見外傳原文，故不稱書。後人采傳以補亡書，而傳之原文遂亡耳。

惟口出好與戎。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春秋左氏哀十八年傳：「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註：逸書也。其是之謂乎。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秦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

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孟子萬章上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九共逸文。

尙書大傳虞傳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白虎通號，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

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註：夏訓，夏書。

民可近不可下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

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註：書，逸書。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註。逸書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國語晉語第十五。知伯國對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註。逸書。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註。夏書。逸書也。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墨子非命下。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允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註逸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師曠對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註逸書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昏墨賊殺

春秋左氏昭十四年傳叔向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註逸書皐陶之刑也請從之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天上。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墨子非命上。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乃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盡心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

我。

後予后。後來其蘇。

孟子梁惠王下。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

滕文公下。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罰。

取亂侮亡。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湯誥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下。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墨子尙賢中。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周語中。單子對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允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順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厯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呂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呂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下。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甯。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甯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荀子臣道篇。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愛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註書伊訓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墨子尙賢中。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墨子非樂上。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註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孔叢子執節。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甯。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註。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欲敗度。縱敗禮。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說苑敬慎。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禮記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註。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說命

呂氏春秋論大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鱧、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謀生。註：逸書。

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尚書大傳殷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

春秋繁露竹林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白虎通爵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知之曰明哲。

墨子天志中：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說築傅巖之野

孟子告子下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國語楚語上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旣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潛夫論五德志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外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墨子尙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盛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夫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爵罔及惡德。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惟敦學半。

禮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念終始典于學。

禮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施章乃服明上下。帝告逸文。

尙書大傳殷傳。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殷庚逸文。

尙書大傳殷傳。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俾應言。

惟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子論書。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呂氏春秋孝行。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泰誓

孔叢子論書。泰誓可以觀義。

大會于孟津。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白虎通爵。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墨子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冝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廢僇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非命上於太誓曰。紂夷處不冝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廢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梁惠王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厥罪惟鈞。

墨子尙同下太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今尙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昭元年傳子羽謂子皮曰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註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夫戰盡敵爲上守餽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卽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墨子非命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史朝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註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國語周語下。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絜德之效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論語泰伯。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註大誓周書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對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註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上：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說苑君道：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列女楚江乙母傳：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

不賢則國不甯。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

白虎通號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下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

孟子盡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目爲不宜，無法之議，難曰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定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平當傳當上書言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呂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自絕於天。

漢紀卷十六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受自絕於天，言自取之也。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列女殷紂妲己傳作新淫之聲。北部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爲邱。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獨夫受。

孟子梁惠王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墨子兼愛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白虎通誅伐。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尙書曰。武王伐紂。

漢書律厯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曰。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禮記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鬻。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書律厯志。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呂庶國祀馘于周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註。逸書言畏而愛之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

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昔武王數紂之辜。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今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惟爾有神。尙克相予。

墨子非攻下。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旣沈漬殷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血流漂杵。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禮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大賚于四海。

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所重民食喪祭。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論語子罕。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蔡仲之命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悖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逸書。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新書春秋。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

列女孫叔敖母傳。其母曰。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註逸書。

中論法象。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友。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周官

居寵思危。

春秋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註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

君陳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宮之奇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竹林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周語中富辰對曰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開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

畢命

惟十二年六月庚午朏。

漢書律曆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旌別淑慝。

忠經辨忠章。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孟子盡心下：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史記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

君牙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漢書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酒誥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厥兆天子爵。無佚逸文。

尚書大傳周傳。書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聖作則。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註。逸書。無甯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

懷與安。實疚大事。

晉語。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註。西方謂周也。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新書君道。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

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也。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蓋將之妻傳。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况於子乎。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

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白虎通諫諍。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故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黼黻衣黃朱紼。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

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

潛夫論實邊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蹙非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聽言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

德幾無小

呂氏春秋報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肇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飢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

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註周書周公所作。

允哉允哉。

呂氏春秋貴信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註周書逸書也。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覽冥訓：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淮南子汜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

右詩書古訓六卷。國朝阮元撰。案先生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銜。諡文達。先生以文章經術。受三朝殊遇。數歷封圻。入躋宰輔。儒生勳績。彪炳人寰。督粵十年。遺愛永著。口碑如免。洋米船鈔。脩貢院。增置虎門礮臺。脩通志。創建學海堂。諸善政。尤彰彰在人耳目間。崇祀名宦。僉言無媿色云。著撰等身。尤湛深經學。所著經室集等若干種。外如十三經校勘記。經籍纂詁。十三經經郭。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皆卷帙浩繁。而手自發凡起例。鉤元舉要。考訂綦詳。又嘗刻宋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諸巨冊。普惠天下學者。洵一代偉人也。是書卽於十三經經郭。提出詩書二經。刪節增補。校定以成之者。惠徵君之論爾雅曰。釋詁。釋訓。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甫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甫之古訓。孔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是書之名古訓。亦猶此旨也。先生生平經。專言實事求是。而是編根據古書。字字諦當。尤精確不磨矣。咸豐乙卯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詩書古訓
冊四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錄者 阮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霖 王永榜 宮模秀 沈抱秋 謝雨東 王宮模秀)

*D一三三四

全

九



3
4
264